

第四十七回 红颜知己

共君此夜须沉醉。且由他、蛾眉谣诼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问，冷笑置之而已！
寻思起，从头翻悔。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后身缘恐结他生里。然诺重，君须记！

——纳兰性德

风摇芦叶，浪打蓼花；水泊烟笼，名湖雾覆。此时已是倦鸟投林、渔舟唱晚的时分了。一骑骏马，尚在沿着高邮湖的北岸前行。

骑者是个虬须如戟的中年汉子，这个人正是江湖上著名的游侠缪长风。

他在王家和群豪分手之后，就骑王元通送给他的这匹青鬃马，追赶运棺北上的刘抗。第一天没有碰上，现在又将是第二个白天过去了。

扬州坐落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，也正是高邮湖南流注入长江之处。从扬州北上，本来是走水路较为方便的，但刘抗因为运的是棺材，棺村里装的是假死的韩朋，韩朋服了尉迟炯的药丸，三天之后方能苏醒，倘若坐船的话，到时可不方便打开棺材，当着舟子将“死人”救活。而且走水路若遇意外，危险也大得多。是以刘抗选择了沿着高邮湖北上这一条已经少人行走的荒凉古道。而他的这个选择，也是早已告诉了缪长风的。

缪长风骑的是王元通特地挑选给他的骏马，走了两天，还没有追上刘抗，不觉颇为有点诧异了。刘抗坐的是两匹普通马匹拉的大车，自己驾驭。虽说有两匹马拉，但大车上载着沉重的棺材，按常理说缪长风走了第一天的一个下午和第二天一个整整的白天，是应该可以道得上他的。

缪长风看看天，晚霞染红了鱼鳞似的云层，风很柔和，高邮湖波平如镜。心里想道：“看天色，今晚该是个有月亮的晚上，反正错过了宿头，就索性兼程赶夜路吧。”

主意打定，心情没有那么烦恼了。湖边芦苇高逾人头，他骑马驰过，时不时惊起几只藏在芦苇丛中的沙鸥。黄昏鸟鸣，分外觉得寂静。看那薄雾笼罩的湖面，宛似披上一层轻纱。无浪微风，湖水轻轻碰击岸边的声音，好似柔和的音乐。缪长风不知不觉的给这清幽的景色吸引了。

“这样清幽的景色，倘若有个知己并辔同行，那就更是人生乐事了。”缪长风心想。

这念头一起，不知不觉，就蓦地想起了云紫萝来了。

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”缪长风心里想道：“这两句前贤的话，当真说得不错。有的人相识了一辈子，头发都白了。还是并不知心，好像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；但有的朋友道畔相逢，停下车来，交谈片刻，便是一见如故。（注：停车的时候，车盖倾侧，故曰倾盖。喻时间之短促也）友情的深浅，原不是相识时日的长短所可衡量。我和孟元超、云紫萝的交情，可不正是这样？最初我不知道紫萝有所钟，对她曾有非份之想，她却是光明磊落，依然把我当作大哥看待，心无芥蒂。嗯，这份纯真的友情，岂是旁人所能懂得？唉，莫说一般的人谣诼纷云，只怕孟元超也误解了我此际对紫萝的情感呢。”

“但也许是我误解也说不定。”缪长风想起了孟元超那既豪迈而又沉郁的性格，心中又再思量：“他要我去照顾紫萝，或许正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我现在的心情，他把我当作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，才会重托我呢。我若然还以为他是要为我们撮合，恐怕反而是境界太低的世俗看法了。”

山抹微云，天粘衰草。白茫茫的湖水望不到尽头，密布湖滨的芦苇也好像遥接天际。快马驰过，芦苇迎风飒飒作响，但仍是只见宿鸟惊飞，看不见

人的影子。

“怎的还是不见刘抗？”缪长风心里想道：“这次我来扬州给王元通拜寿，总算是不虚此行。不但好友重逢，还结识了新的朋友。像孟元超和我一样，刘抗和我也可说得是倾盖如故了。听说他是山东中牟县人氏，后来才游学杭州的。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和他长谈，他原籍中牟，或许曾经见过我的师姐。”

风从湖面吹来，缪长风瞿然一省，喟然叹道：“三十年前的往事，就像眼前的高邮湖一样，被浓雾笼罩，模模糊糊的我都几乎记不清了。师姐已经死了多年，如今她墓前的野草，恐怕也高逾人头了吧？”

旧事尘封，记忆是早已模糊了。但师姐的音容笑貌，他一想起来，却还是历历如在目前。自己当年的心情，也突然间记起来了。缪长风这才忽地醒悟，不是记忆模糊，而是因为这许多年自己历尽沧桑，避免再去回想往事的缘故。

回忆的幔幕撕开，时光一下子倒流，回到了三十年前，那时他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。

师姐是他师父最小的一个女儿，虽然是最小的一个女儿，但却比他年长四岁。他初入师门的时候，他的师姐已经是一个颇懂人事的少女了。还记得最初的一两年，他的武功还是他的师姐代父传授的。

由于一入师门，便受师姐照料，因此在同门之中，他和师姐也是最为亲近。旁人看来，他们二人就似同胞姐弟一般。过了两年，他的师父亲自教他了，他也还是和师姐形影不离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一有空就找师姐。

童年的回忆是甜蜜而又有趣的，他不知不觉的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他第一次和人家打架，就是为着师姐的。

那一天他找师姐和他上山去捉鸟儿，师姐在房里绣枕头，绣的是一对鸳鸯，第一只已经绣好了，第二只还差一只翅膀，师姐不肯陪他去玩，他又没有耐心看师姐绣花，闷闷不乐的跑回自己的书房。

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师兄平日妒忌师姐特别和他要好的，见他败兴而归，恶意的开他玩笑，他乡下的风俗，童养媳的年龄大都是比丈夫大的，那个师兄就取笑他，说他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，想做师姐的“小丈夫”。他一听就发了火，抓着师兄，狠狠的打了一架。

师兄给他打得面上一块乌青，他也给打破鼻子。最后师兄打不过他，冷笑着说道：“师姐明年就要嫁人啦，看你这小鬼还能老是缠着师姐？人家的丈夫不把你踢出大门才怪。”

为了这次打架的事情，他和师兄给师父重重的责罚一顿，可谁都不敢说出打架的原因。

想起这件“趣事”，他不觉暗暗好笑：“幸亏师父那时来到，否则我非和师兄再打一架不可。”

“为什么我给师兄取笑，就这样发火呢？听说师姐有了婆家，又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呢？”

他记得自己那年是十五岁，乡下的孩子，在这个年龄，对男女之情还是不怎么懂的。“当然不是为了男女之情，”他心里想道：“但纯粹是为了敬爱吗？却又似乎未必尽然。我和师姐在一起的时候就快乐，可并不畏惧她。或许这也是一种朦胧的爱慕吧？”

忽地他想起来了：“我为什么对云紫萝曾经那样倾心？啊，我明白了。

因为她就像我当年的师姐。相像的不是面貌，而是她们有着相同的性格。聪明懂事，又有见识。可惜师姐已经死了，否则她若和云紫萝相识，一定也会成为好朋友的。”

那次打架过后第二年，他的师姐果然出阁，嫁的是山东中牟县一家姓武的人家，以后就没有见过面。师姐的丈夫是个反清志士，嫁过去后，在一次抗清战役之中，夫妻俩同时殉难。算起来也有十年了。

“十年来，我还未曾到过师姐坟前吊祭，但愿找得着刘抗，可以请他带我去找师姐的坟墓，了这心愿。”

天色渐渐黑了，一阵风迎面吹来，隐隐带来了辘辘的车声，打断了缪长风的回忆。

缪长风又喜又惊，这样晚了，荒凉的古道上何来车马之声？想当然定是运棺的刘抗了。

缪长风快马加鞭，赶上前去，果然看见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，在他前面的芦苇丛中跑出来。跑得不快，看来车上是载着重物。

虽然缪长风料想定是刘抗无疑，但为了谨慎起见，他还是未敢叫出刘抗的名字。

车马的距离来得更近了，驾驭这辆马车的人虽然没有回过头来，他的背影却已是看得相当清楚了。

大大出乎缪长风意料之外，看这个人的背影，竟然不像刘抗！

缪长风大失所望，心里登时也起了疑：“这辆车子定有蹊跷，我好歹得看看车上载的是什么东西！”

快马从车旁驰过，缪长风装作莽汉，挥鞭赶马，一个不小心，挑开了挂在车前的布幔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缪长风的马鞭给人一刀削断。一个少女突然从车上跳下来。那辆马车也停下来了。驾车的是个壮健少年，看相貌他和这少女似是兄妹。那少女骂道：“你干吗欺侮人？”那少年则拦住他的马头。

车子的布幔挑开，里面的情形也看得见了，载的果然是一具棺材！”

缪长风只好下马道歉：“对不住，我是无意碰着你们的车子的！”

那少年哼了一声道：“无意的？你是什么人？”

缪长风的马鞭给少女一刀削断，已知她的身手不弱，如今看这粗豪的少年，更分明是个会家子，缪长风的疑心越发重了，想道：“哪有这样的巧法！偏偏也是一辆运棺材的车子？难道这辆车子是他们从刘抗的手中夺来的？”

缪长风打定了主意，好歹也要查根问底，说道：“我是追赶一位朋友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的朋友是谁？”

缪长风笑道：“你盘问我，礼尚往来，我可也得问问你，请问你们这具棺材里死的是什么人？”

那少年变了面色，喝道：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的朋友也是运棺材的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的朋友是不是姓刘的？”

缪长风喜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刘抗。你认识他？这辆车子就是他的吧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两兄妹都是勃然变色，那少女道：“哥哥，不必盘问他了，动手吧！”唰的一刀就斫过来。缪长风一个“移形易位”，反手夺她的刀，说道：“话都没说清楚，你怎么就动手了？”

那少年心里想道：“不错，这家伙是来追踪刘抗的，自必是鹰爪无疑。”一见妹妹的柳叶刀就要给他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夺去，迫切间无暇细思，长剑出鞘，立即便是一招“直指天南”，剑尖刺向了缪长风背心的“风府穴”。

缪长风喝道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，快说实话，以免自误！”原来他也是有点怀疑，怀疑这两兄妹乃是鹰爪。

这对兄妹只知道有鹰爪追踪刘抗，可没想到追踪的人是刘抗的朋友。（因为刘抗曾经告诉他们，说是他的朋友都到王老镖头家里拜寿了）

他们的本领比不上缪长风，一来认定了缪长风是鹰爪，只道缪长风是要套问他们的来历；二来他们也不敢像缪长风这样分出精神说话。缪长风喝问之际，他们的一双柳叶刀，一柄青钢剑攻得越发紧了。

幸亏缪长风虽然有点怀疑，但也只是“一点”而已。他比这两兄妹当然老练得多，一方面固然怀疑他们是鹰爪，但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，说不定他们是刘抗的朋友，是以在没有弄清楚之前，缪长风决不施展杀手。

这两兄妹的武功却是非同泛泛，双刀盘旋，长剑飞舞，奇招妙着，竟然层出不穷。缪长风凭着一双肉掌应付，不觉亦是感到有点应付为难。

缪长风蓦地心头一动：“他们的刀法剑法怎的我好像似曾相识，但却又想不起是哪一家的招数？这小姑娘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，真是奇怪！”

疑心一起，缪长风倏的使出“弹指神通”的绝技，铮的一声，弹开了少年的长剑。这一招使得甚为冒险，拿捏时候，非得十分准确不可；所用的劲力，也必须恰到好处，否则便会伤了对方。

少年的长剑给缪长风出其不意的突然弹开，不由得骤吃一惊，随即也就感到奇怪了：“这人本领远胜于我，何故他竟然手下留情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缪长风已是跃上马车，揭开了棺盖。原来他是要查看棺材里是否韩朋的尸体。他心里疑团甚多，但只有这个谜底是无须这两兄妹告诉他，他可以自己揭开的。

棺盖揭开，只见里面全是砖头，哪里有韩朋的尸体？

“咦，韩朋哪里去了？”心念方动，已是听到了背后金刃劈风之声。原来是那少女一足踏着车辕，使出滚刀仰攻的招数，双刀连环劈出，斫他的脚后跟。

缪长风一个弹腿倒蹬。居高临下，踢向少女面门，少女连忙一个“凤点头”，左手短刀回护面门，右手长刀变招斜削。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原来缪长风这一鸳鸯倒蹬腿乃是虚实并用的招数，用意并不在于踢伤这个少女。他迫使这少女短刀缩回之际，一撑车厢的板壁，身形已是如箭的向前窜出。

少女叫道：“哥哥，快动手呀！”那少年心里正在想道：“这人可是有点奇怪，他刚才为何不肯伤我？”听得妹妹的叫声，瞿然一省，心想不错，是敌是友，尚未分明，岂能轻忽。

缪长风早有准备，防他背腹夹攻，脚尖刚一点地，反手即拍出一掌。少女刚好从背后攻来，看他使出这招，不觉也是好生奇怪，心道：“怎的这厮竟然会使我外公的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法？”这套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，本是用来在黑夜中对付敌人的，现在缪长风头也不回，也就等于是闭上眼睛来对付她了。

缪长风察觉这少女的刀势一缓，知她心里已是起疑，迅即长掌捣出，化解了少年攻来的剑招，随着身形一转，好像料准少女要从哪个方位向他攻来一样，这一转身，恰好就迎上了这少女的双刀。

少女双刀合成一个环形，缪长风拚指如戟，倏的就从刀圈之中点进，叫道：“你这招‘长河落日圆’使得不对，赶快变为‘达摩渡江’，方能应付我这一招‘大漠孤烟直’！”缪长风以指代剑，使的正是这少女家传的一招剑法，他的话还未说完，这少女早已是自然而然的变招所出，使的正是缪长风所说的那招“达摩渡江”！

少女不由得失声叫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这独门剑法？”原来她这独门剑法，乃是把剑法变化在刀法上的。兵器之中，刀主刚，剑主柔，能以双刀使出剑法的，武林中极其少有，如今缪长风不但识得她的独门剑法，还能“指点”她的后着，这少女焉能不大大吃惊！

缪长风此时也是惊喜交集，急忙问道：“赵文绮是你的什么人？”他和这少女各问各的，这少女听了他的问话，更是大大吃惊了。

“你知道我的母亲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少年突然叫道：“你是缪师叔吧？”

缪长风这才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缪长风，你们的母亲是我师姐。”少女收起双刀，连忙上前施礼，说道：“原来是缪师叔，怪不得你的闭目换掌功夫使得这样高明。我妈常常说起你的。”

缪长风笑道：“这套掌法，就是我初入师门之时，令堂替你们的外公教给我的。”

那少年说道：“不错，家母也曾经向我们说过此事。她说同门师兄弟之中，最聪明的就是缪师叔了。我们小时候，她把这套掌法教给我们，妹妹还好，我可是怎样也练不到家。”

少女笑道：“哥哥，你别在缪师叔的面前夸赞我。妈说缪师叔当年练这套掌法，不过一个月功夫，就青出于蓝了。我可是练了整整三个月呢。再说，爹爹所传的功夫，我可是远不及你。”

少年笑道：“咱们别互相标榜了，叫缪师叔听了笑话。”

少女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是应该请缪师叔多加指点呢。缪师叔，我们十一二岁的时候，练这套掌法的，你当年练这套掌法大概也是这般年纪吧？你为什么会的这样快，一定有甚诀窍，可得教给我们。”

缪长风喟然叹道：“是呀，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当年全是多亏了师姐悉心传授，我哪里有什么独到的心得。对啦，我还未知道你们的名字呢！”

少女笑道：“你瞧，我们多糊涂，说了老半天的话，名字都没告诉你，我名叫武庄，哥哥名叫武端。”说至此处，忽地眼圈一红，笑容顿敛，接着说道：“缪师叔，我妈已经死了十年了，她是和爹爹同一天战死的。这件事情，缪师叔想必已经知道了吧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消息我是早已知道了，还未知道详情。你爹娘是死在何人手里。”

武端说道：“爹爹有一位姓刘的好朋友，当时是和家父家母在一起的，据这位刘伯伯事后告诉我们，他们是遭遇了清廷高手的伏击，围攻家父家母的一共是三个人，一个是北宫望，一个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灼，还有一个是少林寺还俗的叛徒名叫沙弥远。据说北宫望就是因为那次杀了我们父母，论‘功’最大，后来才不断升官，一直做到了御林军的统领的。”

缪长风说道：“好，”这三个人的名字我记下了。北宫望师兄弟我本来就要抓他们算帐的，还有那个沙弥远，我将来也一定要找着他，为你们的父母报仇。现在该说到刘抗的事情了。这辆棺材的马车本来是他的吧？请你们

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武端说道：“刘大哥是我们邻居，我刚才说的那位刘伯伯就是他的父亲。”

繆长风道：“啊，原来你们和刘抗乃是邻居，我若是早知道就好了。”

武庄说道：“繆师叔，原来你和刘大哥也是早就相识的，我却还没有听得刘大哥说过呢。”

繆长风笑道：“我和刘抗是前几天才相识的，不过却是一见如故。我知道他是中牟县的人氏之后，本来想向他打听你家的消息，一直没有机会提起。”当下把自己怎样在酒楼和刘抗结识的经过，告诉他们兄妹。

武端说道：“妹妹对刘大哥比对我这个亲哥哥还好，她有什么事情都告诉刘大哥，刘大哥有什么事情也告诉她的。”

武庄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乱嚼舌头，刘大哥对你不也是一样要好吗？”

繆长风笑道：“怪不得你们刚才见我查问刘抗，就大起疑心了。原来是因为刘抗从没提过有我这个新朋友的缘故。那么你们这次是和他一起来扬州的吗？”

武庄噘着小嘴儿道：“我们本来要跟他一道来的，他不肯答应。”

武端笑道：“是呀。妹妹舍不得刘大哥，我只好陪她一起来趁热闹了。”

武庄说道：“你又胡说了。我只是不服气他不肯带我们趁这热闹。他不肯带我，难道我就不会自己来吗？”随着笑道，“不过结果还是没有赶上王老镖头家里这场热闹。”繆长风道：“你们在途中碰上刘抗的？”

武庄说道：“没有这样巧。我们在途中碰上的是神愉快活张，他是爹爹生前的好朋友。繆师叔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”

繆长风道：“我在北京曾经有一桩事情和他联过手的。我也知道他到了扬州。前天在王家祝寿，他的老搭档李麻子也曾到场，不过我这次却没有和他见过面。”

武庄说道：“他告诉我刘大哥运棺北上之事，他说已经发现了有鹰爪跟踪刘大哥，要我们设法帮他脱身。我们本来不是走这条路印。快活张带我们去，昨天晚上在青龙镇的一间小客栈找着他。”青龙镇是高邮湖畔的一个小镇，距离扬州约二百里，繆长风是今天早上经过这个小镇的，忙于赶路，并没进去打听。

武端接着说道：“当时时间迫促，我们也不能细问详情了。快活张给我们想出了这条李代桃僵之计，让我们冒充刘大哥替他赶这辆车子，引开追踪的鹰爪。他把韩朋从棺材搬出来，叫刘大哥背了伪作重病的韩朋，跟他到另一个地方藏躲。”

繆长风道：“他们去了何处，你可知道？”

武端说道：“是青龙镇数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，村庄上有家人家是海砂帮的一个小头目。’这个人快活张的朗友。快活张的计划是到了那个人的家里之后，便即换乘海砂帮的船只，从水路避开鹰爪的追踪。”

繆长风道：“不错，这样比较安全多了。”武庄说道：“海砂帮是自己人么？”繆长风道：“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和小金川义军的首领已经成了盟友。这件事情，快活张业已知道，不过刘抗还未知道。”

蓦地想起一事，繆长风问道：“快活张说是发现鹰爪追踪，昨晚那些鹰爪到了青龙镇没有？”

武端说道：“青龙镇只有一间客栈，并无可疑人物。快活张估计，鹰爪定是准备到荒僻的地方才动手的，他们只知跟踪这辆车子，车子摆在客栈门

前，快活张和刘大哥是施展轻功，从后门小巷悄悄溜走的，是以即使鹰爪昨晚已经到了青龙镇，料想他们也不会发觉。”

繆长风忽道：“恐怕有点不对了？”

武庄吃了一惊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繆长风道：“你们今日有没有碰上追踪的鹰爪？”

武庄道：“没有呀！”

繆长风道：“是吧？你们没有碰上鹰爪，这就不对了！”

武端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繆师叔说得不错，的确是有点不对了。妹妹，你想，咱们今日整整一天，走过的地方，有处处都是杳无人迹的险地，鹰爪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动手？”

武庄“啊呀”一声说道：“你是说鹰爪已经识破了咱们的李代桃僵之计，不上咱们这个当，又去追踪刘大哥了？”

繆长风道：“但愿不是如此。”言下之意，已是颇为担心。

话犹未了。忽听得马铃声响，暮霭苍茫之中，只见有三骑快马在远处芦苇中出现，正在向着他们这里跑来。

繆长风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了，鹰爪终于来了。嘿嘿，这次我可要和他们见个真章了！”

武庄说道：“这几个鹰爪，繆师叔是认识他们的吗？”

繆长风道：“不错。他们就是那天和我在酒楼上赌酒的那些人，一个名叫伍宏，一个名叫魏庆，一个名叫西门虎。三人之中，只有魏庆武功较高，待会儿让我打发他们就行了。啊呀，不对，不对！”

武庄道：“什么不对？啊呀，真的不对，这三个人好像不是一伙的！”话犹未了。只见繆长风已是一跃上马，叫道：“前面两个是朋友，后面那个是敌人。我去拒敌，你们救人！”

原来来的这三个人，大出繆长风意料之外。只有一个西门虎是他认识的，其他两个都是陌生人，而且好像受了重伤的样子，伏在马上，一看就知道是西门虎正要追杀他们的了。

西门虎突然在这荒僻的地方发现了繆长风，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。那日他在酒楼上曾经见过繆长风的本领，情知决计不是他的对手，三十六着走为上着，拨转马头便逃。

繆长风心头也是卜通通的跳，想道：“伍宏、魏庆、西门虎这三个人当中，西门虎武功最弱，如今只见他一个人追来，其他两个人哪里去了？”要知若是他意料中那三个人全都来了的话，刘抗的行踪可以断定十九未曾给他们发现，如今武功最强的魏庆、伍宏没见来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
繆长风急于捉住敌人，查明真相，一声大喝：“哪里跑？”立即掏出三枚铜钱，以“流星赶月”的手法向西门虎打去，同时催马疾追。

西门虎骑术颇精，一个镫里藏身，避开一枚钱镖，第二枚铜钱卜的打着马鞍。西门虎藏身马腹，双足勾着马鞍。他避开了两枚钱镖，第三枚却避不开了，刚好打着他倒吊下来的脑袋。可惜距离在百步之外，否则已是脑袋开花。但虽然如此，这一枚铜钱亦已是打得他满天星斗，脑痛如裂。

繆长风的马快，转眼之间，双方的距离已在三十步之内了。西门虎人急智生，忽地滚下马来，纵身一跃，跳进了高邮湖。

那两骑马跑到武氏兄妹跟前，为首的一个年轻人叫道：“可是武公子吗？”武端说道，“不错，我正是刘抗大哥的朋友武端，你是——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那两个人已是滚下马来。原来他们受伤甚重，一知道了业已碰上他们要找的人，这口气一松，已是支持不住，晕过去了。

缪长风略通水性，水战却非所长。听得武家兄妹在背后惊叫之声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厮着了我一枚钱镖，潜水纵能逃生，这苦头也够他吃了。”于是不管西门虎的死活，先回去救人。

缪长风给这两个人推血过宫，过了一会，年轻的汉子先醒过来。但还没有气力说话，只见他缓缓的翻开外衣，衣角朝里一面绣着一条鳌鱼。

武端“啊呀”一声说道：“你们是海砂帮罗帮主的人？”那少年点了点头。原来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名字中有个“鳌”字，是以帮众以鳌鱼作为标记。武庄又惊又喜，连忙问道：“那么刘抗大哥昨晚是在你们家里？他出了事了？”

少年已经恢复了几分精力，张口说道：“我们正是来找你们通风报讯。他是我的爹爹，唉，我爹爹受的伤可比我重。”

此时那老头子亦已醒了转来，缪长风早已给他敷上了金创药，说道：“老爷子伤得虽然不轻，好在内伤尚非严重，养息几天，就会好的，你放心吧。”

武庄给这少年喝了一个水壶的水，问道：“好了点吗？”少年说道：“好得多了，姑娘，多谢你啦。”武庄说道：“好，那你慢慢说吧，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少年说道：“昨晚三更时分，快活张和刘抗、韩朋两位大哥到我们家里，那位韩大哥气息全无，好像死人一样。”

武庄心急，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他不是真死的。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你说后来的事吧。”

少年歇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是。刘大哥也已经和我们说明白了。他说那位韩大哥昏迷三天，服了解药，就会醒来的。今天早上，刚好满第三天。

“他们到了我家，我爹立即派人去找本帮兄弟准备船只接应。约莫四更才过，五更未到，敌人就来了，刘抗给韩朋服了解药，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，韩大哥刚好在敌人攻破大门之时，醒了过来。”

缪长风暗暗叫了一声“侥幸”，心想：“要是韩朋尚未醒来，刘抗背了他可是难于逃走。”问道：“来的敌人是哪几个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刚才那个西门虎是其中之一。另外还有三个，听刘大哥说，一个名叫伍宏，一个名叫魏庆，还有一个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石朝玠。”

前面这三个人早在缪长风意料之中，后面这个石朝玠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不觉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石朝玠刚从王家铙羽而归，他就亲自出马了？呀，刘抗和快活张要抵挡四个高手，可不容易了。”

少年说道：“是呀，那位韩大哥刚刚醒来，武功也还未曾恢复呢。是以我们只能听从快活张的指挥，分成两路逃走。他们分出这个西门虎来追杀我们，其他三个人都去追刘大哥他们了。”

缪长风道：“你可知道刘抗他们是逃向何方吗？”

少年说道，“我和爹爹先行突围，他们后来怎样，我并不知道。不过，他们若是能够突围的话，必定是逃往青龙滩，那里有我们海砂帮的船只，在等候他们上船。青龙滩是在青龙镇的正南方。”

缪长风回过头来，对武氏兄妹说道：“好，我去接应他们，你们照料病人。”

那老头子敷上了金创药，已经好了一些，说道：“敌人很强，你们不必

分出人力来理会老汉了，还是赶快合力去救刘大侠他们吧。”

繆长风道：“不，我们岂能将你丢下不管。”

武端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留下来陪伴他们二位。妹妹，你跟繆师叔走。”

繆长风霍然一省，暗自笑道：“我真是糊涂了，听他们兄妹刚才的说话，刘抗、武庄敢情早已相爱，我怎可不令她同行。”于是说道：“对，这样就更可以兼顾了。咱们走吧。”他话犹未了，武庄已是跨上了坐骑了。

快活张的武功并不很高，但他却是机智百出。海砂帮这两父子的突围，就是他设计的。其后刘抗和韩朋的突围，也是得力于他不少。

敌人破门而入之时，韩朋已经恢复知觉，可是武功尚未恢复，必须刘抗照顾。

敌强己弱，快活张审度形势，只能冒一冒险，用分头逃走办法，走得一个是一个。他和刘抗保护韩朋，从正门冲出，海砂帮这两父子则骑马从后门逃走。他们家里刚好还有两匹坐骑。本来他们要把坐骑留给刘抗的，刘抗向他们解释道：“石朝玑他们是骑着马来，我若是抵敌不了，有坐骑也跑不掉。但敌人的主要目标不是你们，你们有了坐骑，却有突围的希望。”

果然不出刘抗所料，石朝玑只分出一个西门虎去追杀那两父子。他和伍宏、魏庆三人紧紧堵住大门，定要活捉刘抗、韩朋。

刘抗首先和石朝玑交上了手，双方功力悉敌，刘抗闯不出去，石朝玑也拿不下他。

魏庆跟着便来捉拿韩朋，刘抗挡在韩朋前面，与魏庆拼了一掌。魏庆功力较弱，给他震退两步。但刘抗腾出手来应付魏庆，却给了石朝玑以可乘之机，双笔齐出，立即便点刘抗的穴道。刘抗一个盘龙绕步，穴道没给点着，但左肩却给笔尖戳伤了。

石朝玑与魏庆这边大占上风，但伍宏上来要捉快活张，却是稍稍吃了点亏。

原来伍宏的真实本领虽然比快活张高出许多，但身手的敏捷，却是远不如他。

伍宏张开蒲扇般的大手，想要抓他，不料一抓抓空，只听得“拍”的一声响，反而给快活张打了一巴掌。

伍宏气得哇哇大叫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快活张已经溜出大门，向他们乘来的三匹坐骑跑去。这三匹坐骑是系在门外的一棵树上的。伍宏叫道：“好那，这小贼要偷咱们的坐骑！”

石朝玑的坐骑乃是萨福鼎所赠的大苑名马，舍不得给快活张偷去，是以只好跑出大门，喝道：“他跑不了的！”一扬手就是三枝袖箭向快活张射去。刘抗要保护一个消失武功的韩朋，石朝玑自付可以稳操胜券，因此他是想要射毙了快活张之后，回过头来再对付他们。

快活张叫道：“哎呀，不好，痛死我啦！”在地上一个打滚，忽地站了起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骗你欢喜欢喜，哈哈，没射着！”他这么一个打滚，已是和身滚到了那棵树下，割断了系马的绳子。

石朝玑大怒，追出来喝：“哪里跑？”飞身就朝快活张扑去。只要坐骑不给敌人偷去，他料想刘抗也跑不掉。

快活张不慌不忙他说道：“来而本往非礼也，你也接接我的暗器！”一扬手掷出两包东西，石朝玑心道：“这是什么暗器？莫要着了他的道儿。”呼的一记劈空掌打出，令那“暗器”不能近身。

不料他不震落“暗器”还好，这掌力一震，反而真的是着了快活张的道儿了，原来快活张所发的“暗器”是两个石灰包。是这家人家准备用来粉饰墙壁的，多余下来的石灰，刚好就给快活张利用上了。

撒石灰迷人眼睛，这是市井流氓的手段。石朝玠平生的敌手都是江湖上有身份的人物，根本就想不到快活张会用这个手段。百忙中连忙闭目挥袖，挥袖成风，把石灰吹开。伍宏没有如此功力，只能闭上眼睛，舞刀护身。烧是他立即闭上眼睛，石灰亦已渗入眼角，痛得他眼泪直流。

石朝玠也真了得，闭上眼睛，听风辨向，依然不差毫厘，一个起落，就向他自己的那匹坐骑扑去。

粉雾迷蒙之中，刘抗和韩朋却也趁着这个机会跑出来了，魏庆拦他不住。

快活张未曾跨上坐骑，石朝玠已然扑到，快活张笑道：“右大人，何必这样生气，你要坐骑，还给你就是。”一矮身钻过马腹，却把一柄匕首，插进了马臀。

那匹马是正在向着主人跑过来的，突然给快活张在屁股戳了一刀，不由得四蹄腾空，就跳起来，向石朝玠当头扑下。

石朝玠爱惜骏马，不能将它击毙，只好和衣一滚，避开马路的践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刘抗、韩朋已是抢上了另外两匹坐骑了。

石朝玠大怒，连珠袖箭射出。韩朋武功未曾恢复，只能一个镋里藏身，躲避暗箭，哪知石朝玠不是射人而是射马。袖箭射着他那匹坐骑的后腿，登时把韩朋摔了下来。

刘抗回过头来，倒骑骏马，挥刀拨箭，把射向他的三枝全都打落。看见韩朋摔倒，连忙回马救他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石朝玠已朝他扑来。快活张侧边闪出，一把抓着韩朋，便向刘抗抛去。刘抗接了韩朋，两人合乘一骑，拨转马头便跑。刚好比石朝玠快了一步，石朝玠扑了个空。

石朝玠气得七窍生烟，喝道：“先抓这个小贼。”快活张一个筋斗翻过去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石朝玠撕下了他的一幅衣裳，却仍是给他逃了。魏庆、伍宏二人左右齐上，也都拦不住他。快活张哈哈笑道：“石大人，你要抓我这个小贼嘛，只怕也不容易。不信你就来试试。”

魏庆劝道：“石大人，正点儿要紧，何必和这小贼生气？”

石朝玠瞿然一省，按下怒气，说道：“伍宏，你去找一匹坐骑，随后跟来。魏庆，我和你先去追捕犯人。”他随身带有大内秘制的金创药，当下给两匹受伤的坐骑敷上了金创药，骑上受伤的马，楔而不舍的仍然追赶刘抗、韩朋二人合乘的坐骑。

石朝玠的坐骑是千中挑一的大苑名驹，虽然刚刚敷上了金创药，只能止痛，跑得远远不如原来的速度，但却也不输于普通的健马。刘、韩二人合乘一骑，骑的又是普通的马匹。追了一会，石朝玠把魏庆甩在后头，却是可以看见前面刘、韩二人合乘的那匹坐骑了。

快活张轻功超卓，跑起路来，十里之内，亦不输于健马，就在石朝玠正要快马加鞭，赶上刘抗二人之际。快活张突然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拦着石朝玠的马头，笑道：“石大人，你不痛惜你的宝马么？”

石朝玠只因在急切之间，找不到另外的坐骑，无可奈何，只好骑着受伤的骏马追敌的，此时给快活张调侃，不由得怒火又生，唰的一鞭打下，喝：“小贼，你来找死，我就先毙了你！”

快活张跃过一旁，说道：“我是好意来找你谈一宗生意的，你竟要毙了我，嘿嘿，这可当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了。”

石朝玑本来已经强压下心头的怒火，不想再理睬他的，听得他这么说，眼睛却不禁向他看去。只见快活张拿出了一串亮晶晶的珠子，在手把玩，一面笑道：“这串珠子大概还值得几个钱吧？”

石朝玑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好小贼，竟敢偷我的御赐朝珠！”原来这串珊瑚朝珠，乃是由于去年他参与小金川的某一次战役有功，皇帝赏给他的。

快活张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你骂我是小贼，我就叫你见识见识小贼的手段！你也应该明白，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，发了誓是决不轻易放手的，失主要想得回东西，要嘛是讲交情，要嘛是拿银子来赎。石大人，你我是谈不上什么交情的了。对不对？你准备拿多少银子来赎？”

这串朝珠，虽然并非无价之宝，但皇上所赐，失掉了若给皇上问起，石朝玑拿不出来，这可是担当不起。石朝玑不由得怒火冲天，拨转马头，就来赶他。

快活张左边一兜，右边一绕，打着圈儿乱转的跑。石朝玑的骏马跑直路是可以追得上他的，这样的乱转圈儿的跑，马匹可就不如身上有上乘轻功的快活张那么灵活了。

石朝玑非要夺回朝珠不可，只得跳下马来，抓了一把铜钱当作暗器打他。他的袖箭已经射完，但他运上内力发出钱镖，劲道亦不输于袖箭。

快活张一面躲避暗器，一面与他绕身游斗，心里想道：“我的长力不如他，也该适可而止了。”当下把那串朝珠用力一抛，笑道：“石大人，你好不小气！好吧，看你急成这个样子，我姑且卖你一个交情，朝珠还你，你自己去检。先此声明，我卖交情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！”

石朝玑气得七窍生烟，可还不能不对快活张的说话奉命唯谨，乖乖去捡那串朝珠；那串朝珠恰好抛落在湖边的泥沼里，石朝玑捡起朝珠，满身泥泞，花了不少时候。快活张早已跑得影子也不见了。

刘抗和韩朋跑到了青龙滩，找着了海砂帮接应的船只，舍马登舟。但因不见快活张来到，心中颇是不安。撑船的那个小头目说道：“快活张机灵之极，想必不会着了道儿。后有追兵，咱们还是先开船吧。”刘抗说道：“快活张定是把石朝玑引开，他为朋友这样热心，但愿他能够脱险才好。”无可奈何，只好开船。

韩朋两次死里逃生，都是靠了朋友之力，听了刘抗的说话，却是不由得好生惭愧了。刘抗好似知他心意，扶他坐稳，说道：“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好啦，不要多想它了。”

韩朋满面羞惭，说道：“小弟贪图过安逸的日子，一步步走入了敌人圈套，这次更几乎变成了石朝玑的帮凶，若不是吾兄和尉迟大侠等人尽力救我，恐怕我还要死在石朝玑的手中。唉，小弟真是该死、该死！”

刘抗正容说道：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你经过这次教训，分清了是非好坏，这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啦。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，韩兄你说的是吧？”韩朋苦笑道：“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了，以后还不醒悟，那还是人吗？”

刘抗道：“好，那就莫提过去的事了。我该为你庆贺你的‘重生’啦。你饿了吧，咱们先弄点东西吃吃。”

那小头目道：“船舱里有两尾鲜鱼，刘大哥，你来划船，我给你们做红烧鱼吃。”

吃过了东西，韩朋气力渐渐恢复，帮忙他们轮流划船。

高邮湖波平浪静，那小头目站在船头，看了看天色，说道：“就快起风了，这是一股顺风。嗯，顺风顺水，咱们这条船可以走得更快了。”话犹未了，果然吹起了东风。

刘抗笑道：“你的话真灵。”那小头目笑道：“没什么，只不过凭经验看风色罢了。我在长江和高邮湖本来是当船夫的，撑船已经撑了二十年了，咦，后面来了一条船，这不是打鱼的季节，小船来得这么快，不知是否本帮的船只？”

刘抗把眼望去，只见一条小船，挂起风帆，疾如奔马，正向着他们追来。过了一会，看得渐渐清楚了，刘抗吃了一惊，首先嚷出来道：“不好，是石朝玠！”

石朝玠哈哈大笑之声掠过湖边，叫道：“石某特地来送你们一程。嘿嘿，山水自有相逢日，这话当真说得不错，这回看你还能走得上天？”石朝玠站在船头，魏庆在他背后。

刘抗说道：“沉着点儿应付。”韩朋咬一咬牙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大不了跟他们拼吧。”刘抗说道：“别忙，逃不了再拼。”要知双方虽然都是两个人，但韩朋武功还未完全恢复，对付一个武功本来就要胜他一筹的魏庆，定然凶多吉少。而刘抗自知，他和石朝玠乃是在伯仲之间，谁也难以言胜的。

那小头目道：“你们瞧，他们的船忽然慢下来了。啊，我明白啦！”

刘抗说道：“明白什么？”小头目说道：“石朝玠这条船是抢来的，舟子不肯为他卖力。”

他的所料不差，原来这舟子乃是一个曾经深受官府与恶霸欺压的渔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都给官府拉了去当兵，在高邮湖打鱼，渔税三年加了两倍，老妻生病没钱请医生，轻病变成重病，为了不愿连累丈夫，悬梁自尽。几年间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当真可说得是苦大仇深。

这老渔夫给石朝玠封了他的船，强迫他加速划船，心里已是十分愤恨的了。此时他已经知道了石朝玠是要捉前面那条船上的人的，更是忍不住怒火中烧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宁可舍了这条老命，决不能帮这些恶人去害好人。”

石朝玠见他越划越慢，骂道：“有气没力的，你怎样啦？”那老渔夫苦着脸说道：“大人明鉴，小的当真是有气无力，因为我还没吃饱饭呢。”石朝玠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分明是想偷懒。你不卖力，我杀了你。”老渔夫道：“你杀了我，也没有办法。我的确是尽了力啦。”

魏庆说道：“杀了他无济于事，让我来划。老头儿你好好替我们把舵。若敢玩弄花招，我也不杀你，却有十八种酷刑，让你一件件来尝。”

魏庆水陆功夫都颇了得，抢过了两支桨，亲自划船，果然胜过那渔夫。石朝玠监视那渔夫，不时叱喝。

两条小船的距离渐渐近了，但始终还保持着十数丈的距离。石朝玠心急，也拿起了桨帮忙魏庆划船。他是未曾划过船的。但因内力深厚，在魏庆指点之下，手法渐渐熟练。两条小船的距离渐渐拉近得只有六七丈远了。

石朝玠一看这个距离，暗器已是可及，猛地喝道：“看你们还往哪里跑？”一扬手，嗖嗖嗖飞出三柄飞刀，把刘抗那条船的船桅断为三截！

船桅一断，风帆塌下，刘抗忙把塌下的风帆挑开，但船的速度已是大减。“石朝玠哈哈大笑，脚尖一点船头，便跳过去。

不料在他纵身跃起之时，那老渔夫突然拿起了他抛下的桨，一桨打他的

小腿。这一下他是用了浑身气力，虽然不会武功，也打得石朝玑的脚骨碎裂了一小块。石朝玑一个倒栽葱半空中跌下来。老渔夫用力扳舵，小船滴溜溜转了个方向。石朝玑未能踏上船头，落在水里。

老渔夫这个举动，大出魏庆意料之外，待他一掌击向那老渔夫之时，那老渔夫早已跳下水里去了。

石朝玑抓着魏庆伸下来的竹篙，爬上船来，浑身湿漉漉的像个落汤鸡，气得他破口大骂。魏庆说道：“大人不值得为这老杀材生气，咱们回头还可以责成当地官府抓他。”石朝玑敷上了金创药，说道：“对，先抓刘抗紧要，追！”

刘抗这条船失了风帆，在湖中逃跑，迟早会给敌人追上。刘抗审度形势，当机立断，对那撑船的海砂帮头目说道：“划到岸边，我们上岸，你回去救那老渔夫。”

魏庆加速划船，衔尾疾追，两条船差不多同时靠岸。那小头目赶快把船划开，刘抗挽着韩朋，飞身上岸。

韩朋气力已经恢复，但湖畔乃是泥泞的沼地，非有上乘的轻功不能飞跑，他却还未能提气运用轻功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石朝玑和魏庆已是追上岸来，大声喝道：“哪里跑！”韩朋说道：“和他们拼了吧！”刘抗说道：“你快跑，我给你抵挡一阵。”

哪知石朝玑首先扑向韩朋，魏庆却来和刘抗纠缠。韩朋豁出了性命，一觉背后微风飒然，反手就是一掌。

石朝玑见他拼命，倒也不敢太过轻敌。拆了几招，石朝玑找到对方破绽，一招“怀中抱月”式，五指并拢，手心向上，虚托敌手肘尖，顺势一拖，抓住了韩朋的手腕，喝道：“给我过来吧！”

韩朋愤怒之下，也不知是哪里来的气力，他突然仆倒地上，也是奋力一拖。石朝玑反而给他拖得一齐跌倒。

刘抗一掌震退魏庆，恰好及时赶到。石朝玑无暇再和韩朋缠斗，急忙抓着韩朋的脚踝，一把将他甩开，跳起身来，回头应付刘抗。

韩朋给他这一摔，摔到数丈开外，幸好地上泥泞，摔得虽然不轻，可没受伤。但身子却是深陷泥泞之中，两条腿在急切之间，哪里拔得起来？

魏庆冷笑道：“你本来是答应替石大人办事的，只要你回过头来，咱们还是朋友。”韩朋骂道：“我没有你这号朋友，宁可死在你的手里！”魏庆冷笑道：“你执迷不悟，没办法，那我只好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刘抗与石朝玑本领相当，一交上手，两人都是难以摆脱对方。

魏庆正要上去活捉韩朋，忽听得一声长啸，远远传来，竟然震得他的耳鼓嗡嗡作响。魏庆大吃一惊：“此人功力非同小可，不知是友是敌？”

抬头一看，只见两骑马疾驰而来。前面一骑是个白衣少女，后面一骑是个中年汉子，正是曾在扬州和他赌过酒的那个缪长风。

那次赌酒，魏庆曾经吃过缪长风的大亏，此时一见是他，不由得胆战心惊，如何还敢恋战？慌忙拗步就跑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跑回船上。

石朝玑在急切之间，却是难以摆脱对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庄快马加鞭，已是跑到湖边。缪长风的坐骑比不上她的，是以稍稍落在后面。

沼地泥泞，不适于骏马奔驰，武庄跳下马来，叫道，“刘大哥，我来啦，你没事吧？”施展轻功，拗刀出鞘，立即就朝刘抗奔去。

刘抗叫道：“别忙，这臭贼我对付得了。”他是不愿武庄为他冒险，故

而出言暗示。要她等待缪长风来到，再来助战。但武庄心急如焚，哪肯等待，他话犹未了，武庄已是跑了过来了。

石朝玑看见这个少女和缪长风一起来，这一惊亦是非同小可，不过他惯经阵仗，虽惊不乱。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姑娘纵有本领，谅也不高。抓着她作为人质，倒是一个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。”当下一声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不理睬刘抗向他的攻击，倏的就向武庄抓去。

哪知武庄却是虚斫一刀，刀光一闪，迅即便是一个盘龙绕步。石朝玑一抓抓空，“乓”的便着了刘抗一掌。石朝玑忍着痛，腾身向武庄抓去，却忘记了自己腿上受伤，这一跃没扑着武庄，却把自己摔倒了。武庄回身一刀斩下，石朝玑伏地一滚，踢起二团污泥，武庄爱洁，本能的缩身一闪，石朝玑滚出了数丈开外，两枝判官笔反手掷出，劲风呼呼，对准了武庄射去。原来他的袖箭已经射完，急切之间，来不及再掏暗器，只好把所用的兵器当作暗器了。

刘抗飞身扑来，接了他的一枝判官笔，武庄横刀一磕，把另一枝判官笔磕落。虽然磕落，虎口却是给震得隐隐作痛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厮身为御林军副统领，果然是有几分本领，幸亏我刚才没有和他硬碰。”原来她粗中有细，一见石朝玑和刘抗交手的情形，便知对方功力在她之上，故而一上来便使用闪展腾挪的小巧功夫。

刘抗哈哈笑道：“你缴了械是否想要投降？好，那就快磕头赔罪吧。”石朝玑逃命要紧，只能忍受他的调侃，爬起身来，带着满身污泥，跑到岸边，魏庆小舟刚刚离岸，忙把竹篙伸过来，石朝玑抓着竹篙，跃上小船，武庄追来，已是迟了一步。

武庄跌足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给他跑了。反而累得我的鞋子溅了污泥。”

刘抗笑道：“虽然给他跑掉，他也是够狼狈的了。你不过溅了一点污泥而已，他的兵器都已经扔下了。”

刘抗过去拉起韩朋，缪长风亦已来到。好友会合，大家都是十分高兴。缪长风笑道：“贤侄女，你刚才打得十分聪明，我起初还怕你有勇无谋呢，真是难得。”武庄甚为得意，说道：“多谢师叔夸奖。师叔，你骑在马上，一眼就看出了我是怎样打法？侄女更是佩服得紧。”缪长风哈哈笑道：“再说下去，可变成咱们叔侄互相标榜啦。好在刘兄不是外人。刘兄，我这侄女可是特地为你赶来的啊，你知道吗？”武庄面上一红，低下了头。

刘抗又是欢喜，又是诧异，说道：“你们怎么以叔侄相称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她的母亲是我的师姐，我昨天才知道的。”

说话之间，忽见高邮湖上又出现了几条小船。武庄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师叔，你看，他们正在围攻石朝玑那一条船。”

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那几条快船紧紧跟着石朝玑那一条船，乱箭纷飞，朝他射去。石朝玑站在船头，拨打乱箭，手忙脚乱。

武庄拍手道：“好呀，石朝玑这条船着火了。”原来是那几条快船所发的乱箭之中夹着几枝火箭。

魏庆加速划船，石朝玑舞起长篙，硬冲出去。武庄叫道：“呀，还是给他跑了。好，好了，他的帆也给烧掉了，船桅倒啦！”火光之中，只见魏庆背着石朝玑，跳下水去。此时他们已是将近到了对岸，终于魏庆还是把石朝玑救了上岸，走了。

缪长风笑道：“石朝玑接连吃亏，当真是变成了丧家之犬，你也应该可

以满意啦。他欺负刘大哥这笔帐，慢慢和他再算。”

刘抗说道：“咱们那条船也回来啦，嗯，看来这帮人大概是海砂帮的。”

刘抗料得不差，这帮人果然是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派来接应他的。为首的是副帮主张源。

那小头目已经把老渔夫救了起来。刘抗首先向他道谢，然后与海砂帮副帮主张源叙话。

张源说道：“敝帮帮主已经决意和小金川的义军联手，目下正在准备截劫官方的粮船。帮主不能亲来，刘大哥，韩大哥，累你们两位受惊了。敝帮帮主的意思，如果你们两位没有别的紧要事情，就请你们一同回去，帮我们大伙儿干他一场。”

刘抗笑道：“有机会可以凑上这样大的一场热闹，你们不来找我，我也要毛遂自荐的。”韩朋更是欢喜，说道：“我这条性命是拾回来的，正不知如何报答朋友。罗帮主看得起我，我自当效劳。”

武庄忙说道：“刘大哥，我也去。”刘抗笑道：“少不了你这份的，但你的哥哥呢？”武庄说道：“他在照料海砂帮受伤的那两位父子，咱们找他一同去吧。我想他一定去的。缪师叔，你呢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我另外有事，恐怕不能和你们一道了。”张源说道：“罗帮主也知道缪大侠另有要事，他很抱歉不能来给缪大侠送行，特地叫我代他致意。”刘抗、韩朋这才知道，原来今日之事，并非巧遇，乃是一众英雄，在王家聚会，商量定妥，分头办事，缪长风要北上蓟州，是以就由缪长风顺道来救援他们的。在王家聚会这班英雄，韩朋十九个未见过面，但这些陌生的朋友，对他却都是肝胆相照，韩朋不由得大为感动，又是欢喜，又是自惭。

缪长风笑道：“刘大哥，我这侄女交给你啦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再找你们请我喝酒。”当下便与众人挥手道别，独自登程。

高邮湖平静无波，缪长风却是心潮起伏，难以自休。他回头一望，隐隐可以看见刘抗与武庄并辔同行的背影，心中又是快慰，又是有几分伤感。想道：“二十多年之前，师姐也是像她现在这般样子。日子过得真快，师姐教导我的恩义，我还未能报答，她已经作了古人了。不过她有这样好的一双儿女，她在九泉之下，也可以得到安慰了。”想起自己童年时候，对师姐的那种不自觉的爱慕之情，不禁又是暗暗好笑：“师姐的儿女都已经成人了，我还是一剑孤身，江湖浪荡，若是师姐没死，一定会取笑我了。”脑海中师姐的影子，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云紫萝的影子，缪长风心里想道：“武庄的面貌甚像母亲，但紫萝的性格却似乎更似我的师姐。咦，我怎么老是把她们连想在一起？唉，我对她难道还能有什么非份之想吗？我只盼能够见着她，像童年时候对师姐那样的敬爱她。”

缪长风卑骑独行，心事如潮，不知不觉又是将近黄昏的时分了。忽听得马蹄得得之声，有一骑马从后面追来，跟着他走。缪长风瞿然一省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人莫非是冲着我来？”当下闪过一边，让那人过去。不料那人越过他的前头，忽地勒住坐骑，又回过头来。

缪长风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此时两人打了照面，忽地不觉都是一怔，那人笑道：“缪师弟，你不认识我了么？”缪长风吃了一惊，同时叫起来道：“你，你是郝师兄？”

第四十八回 路遇同门

万花途中为侣伴，窈窕千春，自许天人春。来去堂堂非聚散，泪干不道心情换。噩梦中拼怨断。一往凄迷，事与浮云换。乍卸严妆红烛畔，分明只记初相见。

——陈曾寿

那人哈哈笑道：“你记起来了。缪师弟，我也几乎认不得你了呢。当年你初入师门之时，还是一个拖着两筒鼻涕的孩子，咱们还曾打过架呢。说起来，一晃眼就是二三十年了。”原来这个人名叫郝侃，正是缪长风小时候曾经为了师姐和他打过一架的那个师兄。

缪长风心道：“想不到我刚碰上了师姐的子女，才不过两天，又碰上了他。”他和郝侃同在师门之时虽然不甚和好，但久别重逢，总是感到意外之喜。当下笑道：“真想不到会见着你，你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郝侃说道：“我本来是准备到扬州给王元通祝寿的，迟了一天，王元通已经不在家了，你呢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我正是从扬州给王元通祝寿来的，倒是见着他了。”

郝侃道：“你和王元通交情很好吗？我正想打听他为什么在生日之后的第二天就不见了。”

缪长风和他隔别了将近三十年，当然不能把真话都告诉他，只能含糊说道：“王老镖头交游广阔，我和他本不相识，是朋友带我去的。郝师兄，你是不是和王老镖头很熟？”

郝侃笑道：“和你一样，与他并不相识。我是为了找两个人到他家里去的。”

缪长风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郝侃说道：“我记得在师门之时，你和文绮师姐最为要好，有一次我开你们的玩笑，你狠狠的和我打了一架。这件事想必你不会忘记吧？”我要找的就是她的子女。”

缪长风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到王家祝寿？”

郝侃说道：“师姐嫁在山东中牟县武家，不幸夫妻同日去世。这些事情，想必你是早已知道了的。许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去探问她的遗孤，总是未能如愿。上个月我才能够抽出空来，特地到中牟去找他们。听得他们的邻居说，才知他们已经去了扬州给王元通祝寿。师姐的儿子叫武端，女儿名叫武庄，你在王家有没有碰见他们？”

缪长风道：“我在王家可没有见着姓武的少年男女。”缪长风这倒不是谎话，他是在路上碰见武家兄妹的。

郝侃说道：“或许他们用了另外的名字也说不定。那天王家的宾客料想很多，你就是碰上他们，也不会知道他们是师姐的子女。”缪长风顺水推舟，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这倒是真的。”

郝侃接着说道：“我还要向你打听另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他也是到王家祝寿的。”

缪长风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郝侃说道：“刘抗这个名字，你想必听人说过吧？近年来他在江湖上闯出了很大的名头。他也是中牟县人，与武家比邻而居。这次我去找武家侄儿，听说武端武庄兄妹就是跟他去扬州的。我一来是对刘抗慕名已久，二来也想从他口中得知武家兄妹的行踪，是以希望见一见他。”

他这番话倒是言之成理，不过繆长风当然仍是不敢和他全说真话，当下说道：“那天王家的宾客倒是有人曾经谈起刘抗，不过却没见他来到。”

郝侃说道：“那天是否出了一些什么事情，第二天王元通就不在家里了？”

繆长风暗自想道：“郝师兄若是侠义道中的人物，他到了扬州，找过王元通，应该会有人告诉他那天的事情。不过，他大概也不至于是石朝玑那一伙人，否则他也应该知道那天之事的。”这个问题，已经是郝侃再一次问他的了，繆长风只好如此答道：“我只是跟朋友去趁趁热闹的，给王元通拜寿之后，我就走了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全不知道。郝师兄，这些年来，你在哪里得意？”他特地转过话题，以免郝侃再问下去。

郝侃说道：“说来惭愧，自从出了师门，一晃二十多年，我是一事无成。繆师弟，你却已是名满天下的江湖游侠了，我真是愧对你呢。”

繆长风道：“师兄客气了。小弟浪荡江湖，其实也是一事无成。”

郝侃说道：“一点不是客气，这二十多年来，我是在乡下闭门课子，什么事业都谈不到。老朋友的消息，也只是偶然听到而已。师姐和她丈夫干出那等轰轰烈烈的大事，我也只能心向往之，未曾为他们效过半点劳，思之实是汗颜。”

繆长风道：“师兄潜心武学，光大本门，那也是一件大事呀。”

郝侃说道：“比起你来，我可差得远了。对啦，我还没有问你呢，你成家了没有？”

繆长风笑道：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。师兄有了几位令郎了？”

郝侃道：“你也应该早点成家了。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二十岁，另一个也满了十八岁了。以前我因为孩子没有长大，不能出来走动。如今他们算是满了师，我可想出来走走了。”

繆长风随口说道：“是呀，师兄久别江湖，出来走走也好。”

郝侃说道：“繆师弟，你上哪儿？”

繆长风道：“我打算到三河县找一位朋友。”

郝侃说道：“是不是河北的三河县，和都门相去不远？”

繆长风道：“不错，它在京城北面，大概不到两天路程。”

郝侃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正是再好不过了，咱们可以结伴同行。”

繆长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也要去三河县么？”

郝侃说道：“我在山沟里住得久了，想入京华开开眼界，三河县既是和京城相距不远，我也可以陪你到三河县去走一趟。”

繆长风忙道：“师兄有所不知，我和御林军统领北宫望是结有一点梁子的，一近都门，我就不能不谨慎行藏了。此去三河。恐怕也是有点风险的，不敢有劳师兄作陪。”

郝侃哈哈笑道：“当年师姐夫妻在山东起事，我不能为他们稍尽绵力，这些年来，一直感到遗憾。如今小儿已经长大成人，我是无牵无挂的了。繆师弟，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，但正如你以前曾经和我说过的，一个人岂能庸庸碌碌的过这一生？我若然不知你这一行会有风险那也罢了，既已知道，我更应该与你结伴同行了，我的武功虽不及你，路上碰上鹰爪，我也总还可以帮你一点忙呀。”

繆长风道：“多谢师兄好意，但小弟实是不敢有劳。”

郝侃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说这样的话，未免太过把我当作外人